



《文汇月刊》编辑部

小说与小说家

小说与小说家

《文汇月刊》编辑部编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七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陈 榕

封面设计：许政泓

小说与小说家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16.25 插页2 字数323千
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5,500

*

ISBN 7-5366-0359-2

I·69

书号：10114·275 定价：2.75元

目 录

- 山之峰……………张承志 1
有关张承志的随笔……………周 涛18
- 舞台小世界……………王安忆27
王安忆和她的小说……………叶 辛55
- 下湾洲纪事……………陈世旭66
小镇上的作家……………王安忆84
- 篱下……………叶文玲91
送她一幅骏马图
——叶文玲印象…………… 颜慧云110
- 女儿经(中篇)…………… 程乃册118

程乃珊印象记·····	马 林	228
袅袅的炊烟·····	叶 辛	237
叶辛的谜，谜一样的叶辛·····	蒋子龙	253
前妻·····	航 鹰	265
让诗情获得升华 ——航鹰创作印象·····	陈骏涛	292
老人仓(中篇)·····	矫 健	302
矫健走在山路上·····	张 炜	415
山地·····	尤凤伟	423
尤凤伟：其名其文其事·····	纪 宇	464
边境村纪实·····	梁晓声	471
北大荒的馈赠 ——梁晓声印象·····	肖复兴	505

山之峰

张承志

马群拥挤成一团，争先恐后地挤撞着冲进溪水，溅起高高的水珠。这是清一色的伊犁马，清一色枣褐色的、宽胸高背的伊犁马。其实融雪汇成的溪谷很宽，从哪儿都可以下河。马群可以先啜饮一番，再慢慢走上对岸的石路的，但它们偏偏嘶着吼着，甩着沾着水珠的长鬃，互相又撞又咬。马群到底是马群，不知道挂镫披鞍，它们自由自在惯了。

铁木尔勒马站在岸上，望着过河的马群。这条小溪往下流去，就成了大名鼎鼎的巩乃斯河。再往下游走，它还能汇进伊犁河。河水也是自由自在的，象马群一样。他蹀着河里的白浪，懒洋洋地歪在鞍上。

送马是件痛快的事，因为马群都是精选过

的大马。跑起来齐齐的，没有一匹会掉队。铁木尔不喜欢在家里放牧，尤其不喜欢象阿莫尔那样一年年地放羊。放羊算什么呀，那些卷毛的改良羊又憨又笨，绳索抽在背上，也不肯跑一跑。他经常教训老实巴交的阿莫尔说，他宁肯饿肚子也不去放羊。放马呢，看起来威风，加登巴当上马倌这些年总是那样张狂。其实你张狂什么？他在心里恨着加登巴。你那一套，他想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。去吃硝，去啃盐，怀驹的骡马不能轰赶，象老太婆一样啰嗦。如今草不够吃，到处都在为草场闹纠纷。牧民们把马群叫做什么呢？他嘲讽地想着，黑打草机。其实加登巴那群马大半是枣红的，不是黑的。冬天快来啦，骄傲的马群就要老实啦。他可以幸灾乐祸地看冬天的加登巴那副寒酸的样子。你当马倌也不值得羡慕。值得羡慕的只有我，他想。他喜欢这种长途送马的活计，轰赶着精选的马儿跑过半个新疆。他不屑去和牧人们为草场的事儿斤斤计较。在这么宽广的天山草原里，为几口草天天吵架还不如去死。他总是随口打个唢哨，马群就呼啸而去，象一阵风，象一条河，加登巴即使气得咬牙，也只能被他远远地甩在背后。

铁木尔突然把两只手指咬住，打出一声尖厉的唢哨。胯下的马猛地跃出溪水，向对岸冲去。乳白的水雾高高地扬起来了。

二百匹高头大马嘶鸣着奔驰。数不清的铁蹄掌在山石上敲出火星。铁木尔粗声地吆着喊着，抡着扎手的硬牛毛套索，抽打着马群。嘿，让狂妄的加登巴为枯草去发愁吧，让阿莫

尔围着歪圪的冬窝子和一块冒碱的硝泥地转一辈子吧。他连连磕着马腹，吹着吓人的口哨。马群愤怒地向前奔驰，洪流般涌过一道山谷，又涌过一道山谷。天山这样辽阔，他想，天山象天一样辽阔。让他们咒骂我把马群赶得这么快，让加登巴嫉恨地咒骂我吧。我就是这么奔跑，在我的天山里游荡。即使将来我能把那美丽的奥伽姑娘娶到手，在一个小湖畔搭起我自己的白色毡房，我也不会象他们那样半死不活地过日子。噢，真的，他心驰神往地想，奥伽——怎能想象她会看着我一天天地、没精打采地跟在羊屁股后头蹭跽呢？象她那样火热的姑娘！

铁木尔驱着马群，对准了特克斯河的方向奔驰。他喜欢这样纵马，特别是当他想起脖颈雪白的奥伽的时候。父亲总是骂他，但父亲也一生从不放牧，只是背着一支单筒猎枪在天山里流浪。父亲一生中走遍了整座天山，从伊犁到巴里坤，再没有谁象父亲那样熟悉天山了。铁木尔从小听着父亲的故事长大，那都是远在玛纳斯南山、远在神圣的古尔班·博格达的故事，所以窄小的羊圈盛不下他了。马群正抖鬃引颈，整齐地飞驰，象一条自由的河，象一阵自由的风。我能在一个夏天里穿越几个部落的住地，我用几天功夫就能从准噶尔跑到伊犁河以南。铁木尔沉浸在自己的遐思里，他喜欢能在回到家以后给奥伽姑娘讲这样痛快的故事。他喜欢当着人们的面，和父亲谈论千里以外的一口水井。那些围听的牧人当然只好缄默无言。当然他们只能闭上嘴，因为到过那样遥远的地方的，只有我们父子。他很清楚加登巴就因为这个嫉恨

他，他也因为这个，从来不把自视骄子的加登巴放在眼里。而奥伽呢，他甜蜜而烦躁地又想起了姑娘的白脖颈来。虽然加登巴总是赶着马群在她家门口吹口哨，可是姑娘也根本不把那家伙放在眼里。奥伽是一团火，夏天剪羊毛的时候，她从早到晚都在快活地笑，弄得整个剪毛场心神不宁。她不喜欢用剪子，总是象男人一样大把地撕下油腻的夏毛。她跑来的时候浑身尘土，满额汗珠，但是笑声却象泉水一样甜。她轻蔑地朝加登巴撇撇嘴，然后就朝我这里跑来。他满足地想着，松松地提着缰绳。有一次，在小河左岸那片茂密的野生林里，她发狂地使劲亲吻他的嘴唇，吻得他的嘴唇疼痛难忍。铁木尔仿佛又感到了嘴唇的疼痛，他把手指塞进干渴的嘴里。锐厉的口哨响起来了，马群突然开始疯狂地骤驰。风儿呼呼响着，大山在两侧急急后退。哦，我的情人，铁木尔费劲地想着姑娘那鲜红醉人的脸蛋，我的情人，我的阳光般明亮的姑娘。他心疼地悄声呼唤着，马群轰轰地驰向特克斯。

铁木尔不太熟悉这边的路。如果他愿意，可以先跨过巩乃斯河，再从那拉提越过大坂，进入裕勒都斯大草原以后，闭着眼也可以把马群赶进乌鲁木齐背后的大山。但是临行时父亲说，毛头小子！老老实实地顺着这条路走吧！老头子那天喝得醉醺醺的，总是用枪通条敲着他的肩膀。他已经是强忍着怒火坐在毡子上，他总觉得那根讨厌的枪通条下一次就要敲在他的头上。如果敲了我的头，也许我会和父亲扭打一顿的。老头眼睛血红，满嘴乱吼着。老老实实地走那条路吧，胆小鬼全都走那条路，那拉提山口没有雪么！……老头在喝

醉酒时总是侮辱儿子，他恨透了父亲这个坏毛病。就算你一生里走遍了天山，他想，你也用不着侮辱人么。那天夜里他下定了决心，要在深山里闯一条新路给老头子瞧瞧。我要走进峡谷，峡谷里水草都好，马群能保住腿劲。等我把马群送上火车运走，我会回来找你，给你讲讲我走过的崇山峻岭。后来，在小河左岸那片茂密的野生林里，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奥伽。再后来——奥伽就使劲地亲吻他，弄得他嘴唇生疼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又想起姑娘那醉人的玫瑰般的双唇。

在家乡的夏牧场上，等内地来买马的那三个兽医把两百匹马清点完毕，他就走到父亲身边。他说：“再见吧爸爸，这回我要从您的汗腾格里峰顶上翻过去。”老头气得摘下那条破单筒枪，嚷嚷着要崩了他。但是马群已经快步起程了，清脆的蹄声中夹着他快乐的口哨。在天山里到处都是道路，让马群自由自在地跑吧，别去管峡谷通向什么地方。翻过汗腾格里峰当然是为了气气老头讲的话，因为铁木尔知道，父亲虽然在整座天山里处处肆无忌惮，但却把汗腾格里看成神。老头一提起汗腾格里，浊黄的老眼里就出现一种躲躲闪闪的恐惧神情。铁木尔微笑着摇了摇头，又抡起粗硬的牛毛套索赶路。

他在莽莽深山里已经走了三四天了。

铁木尔总是避开人人皆知的那些大路，边问边走。夜里他住在随便哪个帐房里，请新结识的牧人把自己的马群混进他们的群里一块下夜。晚上他能睡得暖暖和和，早上也能喝上滚烫的奶茶。他打的是这样的主意：在特克斯附近的峡谷

里找一条通道，在山里把马群养得又饱又壮，然后突然冲过裕勒都斯大平原。他打算这一回在那片平原上日夜兼程，不是象牧民，而是象古代大汗的骑兵奔袭一样，一直冲到乌鲁木齐市郊的铁道上。特克斯地方水草肥美，四周环抱着绿绿群山，他的脑袋里从小就装满了关于那里的传说。奔跑在这种新鲜的旅途上，一道又一道地突破着地平线的阻挡，这使他精神抖擞，满心愉快。

这一天深夜时分，他和马群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。远在伊犁河以北时，他就听一个察哈尔人讲过这一带有一座废弃的木屋。那儿本来曾经是一个小林场。察哈尔人告诉他说，那儿也许有畜群驻夏呢，既然小林场废弃了，牧民们一定会去占地方，水草好么。此刻他牵着马，望着在深山里埋伏着的这片隐秘牧场想，那察哈尔人猜得真准，瞧这儿草密得听不见马蹄声，厚厚的象铺着绸子。当他找到一户牧包安顿下来时，他心里掠过一丝得意。父亲决不会想到我的马群到了这里。加登巴和阿莫尔之流更是做梦也梦不到这个地方。我要在这个秘密的角落里住上几天，养好马群，然后向东出山。加登巴，你不是一看见我就把马打得象鬼一样跑么。如果想比一场就来吧，我要叫你看着二百匹马怎样冲出山口，冲过裕勒都斯，一直狂奔到乌鲁木齐跟前。铁木尔在黑暗中绊了马，当他躺在木床上，看着那家厄鲁特人的主妇为他掖着皮被子时，他又想起了奥伽姑娘。他久久地想着她，耳际轰鸣着马蹄的震响，他的心里升起着一种攫获前的欣喜。

第二天，马群果然象粘在草地上一样，动也不动地吞嚼着

汁液饱满的草尖和浆果。铁木尔百无聊赖地躺在草丛里，叼着根草棍。青草又软又稠，太阳又热又明亮。他美美地盘算着自己的计划，想象着冲出通往裕勒都斯大平原的山口时的威风情景。

傍晚的草坡上闪着耀眼的阳光，羊群在阳光里浴着慢慢蠕动。厄鲁特人羊倌走马过来，和铁木尔一块吸了一支烟。铁木尔瞧着分成三岔的山谷，谈起了这里的路径。

“向东嘛，当然就是你要去的裕勒都斯”，厄鲁特人指着山口，“那边呢，走进峡谷以后，一天就能看见汗腾格里。”

“汗腾格里冰峰么？”铁木尔问道。

“对呀，汗腾格里。”牧人回答。

他没有再说话，默默地含着湿湿的草茎。前方葱茏的松林遮住了视线。他觉察到自己心里正缓缓地涌起一阵潮水。汗腾格里，他想，天之王，天山之王，天山的大汗，整条山脉的传奇主峰。那个羊倌哼着懒散的曲子，走进了那片浴满阳光的草坡，被搅乱的光线闪晃着，象是撩逗着他。他轻轻地咬着那根草，觉得自己的牙齿奇怪地颤着。周身的血液正悄悄地变热，鼓动着心脏愈跳愈急。汗腾格里，父亲的神山，他想，父亲恐惧地崇拜的神山。有一次他用父亲的破枪瞄一只秃鹰，老头突然劈手打开他的枪管。住手！不许对着汗腾格里开火！父亲吼得声音走了调，眼里充满了血丝。他解释说，汗腾格里远在天边呢，但是老头吼得更凶了：住口，你这狗东西！不许把枪口对着神山！他难得看见老头露出那种神情。此刻，铁木尔仿佛又看见了老头的身影，仿佛看见

老头正气急败坏地拦着路，端着枪站在那岔路口的松树旁。也许他真会给我一枪呢，铁木尔想，他为什么那样怕那座山呢？为什么一个百发百中的猎手还要那样怕神怕鬼呢？但是铁木尔不敢嘲笑父亲，毕竟有一百多头野猪死在那条破单筒枪前面呵。

夕阳沉没时染红了一大片云彩，松林和草地都镀上了一层红色。奥伽，这多象你那鲜润的双唇呐，如果你坐在这里，你会怎么说呢？想到这里，铁木尔的心突然收紧了。他知道那个火焰般的姑娘会毫不犹豫地說出什么话。她从井台上走下来时，沉重的大水桶把她坠成了一根弯弯的弓，她的靴子褪了色，被井水溅得半湿。可是她总是高高地挺着她的白脖颈，朝着原野上的骑手又笑又嚷。铁木尔使劲吐掉了那根草棍，心里一片烦乱。真不知道为什么奥伽姑娘就爱上了我，那种爱使人再也没有片刻安宁。于是，铁木尔回忆着那片小河左岸的野生林，在那片树林里，我说：奥伽，我真想——真想把汗腾格里的雪莲花摘下来送你！……铁木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。他从山坡上牵回自己的黑走马，慢慢朝溪水踱去。

溪水也被落霞涂上了一层红光，黑走马埋头长饮。他朝岔口西面望了一眼，只见参差的松林在暮霭中一片迷蒙。那后面就是传说中的冰峰啦，他想。不知为什么他感到对姑娘讲的情话有些太重。或者，走吧，明天就把马群赶上岔口西面那条路。他觉得自己正在聚起一股狠劲。有什么能难住我呢？我会打着唿哨，冲上那座冰峰。在天山里我怕过什么

呢？去吧，去摘下那儿的雪莲花，把它扔到奥伽的怀里。把指头插进嘴里吧，吹一声又尖又响的口哨。他想着，心里燃起了一片野性的火，他的嘴角凶悍地扯歪了。

可是他清楚地看见父亲的影子。有谁一生中用自制的子弹和短刀杀死过一百多头野猪呢？有谁敢在冬季独自走过通往南疆的冰大坂呢？天山里，没有比父亲更勇敢的猎手了，然而这个父亲却把汗腾格里看成神。他忘不了老头子在讲那件事时眼睛里的恐惧。那一回，我等呵等的就是不开枪——父亲边讲边卷着一根莫合烟。那畜生靠着汗腾格里站着，它想骗我，那畜生！老头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。我瞧见，我瞧见那畜生正对着我笑，它对着我笑呢！那畜生！——莫合烟折碎了，但父亲还捏着它。那畜生闭着嘴笑，咬着两根弯牙。你想，难道我会上当么？我就是不开枪。等呵等的，手指头已经冻硬啦。后来，那畜生也嫌冷啦。溜达着在雪里踩它的蹄子。我看见那畜生慢慢地离开了那儿，它的背不再靠着汗腾格里啦，它张开那个臭烘烘的大嘴打哈欠啦——老头讲到那里时，猛地跳了起来，把莫合烟一摔。我一枪就把子弹打进了那张大嘴，那畜生的半个头都掀翻啦。铁木尔当时惊讶地望着父亲。老头兴奋得眼角挂着泪花，双臂古怪地又挥又舞。那畜生输啦，半个头给打飞啦！你想，难道我会受它的骗吗？我决不会朝着神山开火的！……后来，有一次父亲神秘地把铁木尔唤到一边说，汗腾格里，那是神呐。告诉你，就是靠了它，我杀野猪才象杀羊羔子一样利索。你知道我已经杀了多少了吗？

铁木尔饮完马，独自走回那间松木砌成的小屋。晚上他借了厄鲁特人一条皮被，在松林里给马群下夜。

月亮升起来以后，岔口附近银光铺地，夜色清凉。他枕着马鞍躺在一株松树下面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神秘的峡谷。这样的峡谷他已经穿行了不知多少，从来都是信马驰过，不假思索。他喜爱自己歪歪地骑坐着，风一般穿山而过的姿态。这种骄傲的姿态不知惹恼了多少骑手，所以那些马倌和牧人都帮着加登巴那家伙，不单不对他以礼相待，而且还时常冷言冷语。放羊群的人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已经忘了是怎样得罪了他们。其实他从来不会有意伤人，他只是惯了。从小他习惯了随着父亲游荡，后来又一次次地这样长途奔驰。这样的生活使他变得总是随心所欲，不愿意多费心思。美丽的奥伽更骄纵了他，使他一下子变得自信而好胜，使他再也不把虎背熊腰的加登巴看在眼里。和奥伽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总是清晰地感到一股新鲜的活力正淌进自己心里。那么疯狂的亲吻，他禁不住地想着，简直是一团可怕的火焰。要是换了放羊的阿莫尔，也许会被吻得哭起来。奥伽，你真是个奇异的姑娘啊，他想，你把人点燃了，那火烧在心里，也许会把一颗心烧成灰烬。所以我冲口而出地说，我要为你去摘那儿的雪莲花。我怎么能不那样说呢，你使我觉得自己强健无比。

铁木尔冷冷地望着月夜中的山谷，觉得自己的心开始平静下来。去吧，去吧，他暗暗地说，哪怕触犯了父亲心中的神。马群已经抵达山口，箭已经搭在绷紧的弦上了。他感到

四周的山都屏住了呼吸，传说中的汗腾格里冰峰正在寂静中诱惑着他。无论如何，他已经无法摆脱这强大的诱惑了。

黎明时，铁木尔的马群进入了峡谷。马群似乎知道自己正在背道而驰，通晓人性地不嘶一声。天山阴坡的松林也静默着，没有摇响那水浪样的松涛声。

马群在峡谷间蜿蜒着，道路变得陡峭起来。

走到中午，马群来到了雪线。

他望望前方，树林斑驳地刺破积雪，峡谷白茫茫地还在延伸。雪太厚啦，他捉摸着，虽然到了雪线以上，也不该有这么厚呀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然后催着黑走马挤到前面，转身收缰拦住了马群。

马群开始沿着雪线散开了，贪婪地嚼着原生的青草和灌木中的浆果。又深又密的草丛一直埋到马腹那儿。他扯过马头，高耸的大山已经静静四合。前方的窄谷里，隔年的积雪层层分明。到底是离汗腾格里近了，他想，低矮的小山上也积着这么厚的雪。他又环顾了一下围合着的这道浅山，忽然歪着头笑了。他把帽子扣在脑袋上，再把帽沿朝后一转。他下了马，用力勒紧了马肚带，顺手拍了拍黑走马光滑的脖颈。当他开始匹马上山时，先使劲地打了个尖锐吓人的唿哨。

出发那天，他刚把马群赶出来，奥伽就追上了他。她没有骑马，径直从一道山坡跑下来，正好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姑娘跑得气喘吁吁，头巾掉到了肩上。她没有穿靴子，湿漉漉的赤脚在青草地上染上了一层绿斑。铁木尔从马鞍上弯下腰

去，捏住姑娘的手。她的小手又硬又粗。整个夏天他都看见她在搓鬃绳，架起三角架用牛粪熏羊皮。后来姑娘把手抽出来，递给他一包炸面饼。当他和马群驰远以后，他远远看见姑娘的身影，他看见那影子在快活地跳着跑着，奔向剪羊毛的棚圈。一角鲜艳的花头巾在绿色的原野上一闪一闪地飘。

山坡斜斜地陡立了起来，积雪忽然变得硬了。铁木尔打着马踏上坚硬的雪层，他想着奥伽那粗糙的小手，不觉间心情变得沉重了。

黑走马奋力地踏破雪层，向上登着。平滑光亮的雪壳被马蹄一块块地弄碎了。铁木尔望着断裂的雪块，心里有些惊奇。没想到这道低矮的小山脊上面有这么硬的积雪，他体会着马腿的劲头想，这样走黑走马会出一身大汗。峡谷在这儿变成了一个山坳，一道白色的屏障，低低地蹲踞着，遮住了背后的世界。黑走马是一匹胸肌发达的好马，勇敢地甩着鬃毛，踏开一条扭曲的路。铁木尔咬紧牙关，耸起的身体向前微倾，两脚牢牢地踏紧铁镫。这雪已经埋到马肚子啦，他想，黑走马很快会乏掉的。他盯着黑走马脖颈上流淌的汗水，盯着一块块裂开的雪层，握紧了缰绳。但是父亲，你已经不能再挥着枪通条吓唬我啦，我已经走上了通往汗腾格里的道路。那朵雪莲花用不着送给奥伽，我倒是打算把它送给你，我的父亲。黑走马前进得更慢了，他的脚镫不住地磕碰着拔出雪层的马腿。这峡谷的端头是个避风的缓坡。经年越过坡顶的脊线被风卷来的雪沉积在这里，结成了白茫茫的一层壳。黑走马每一蹄踏下去，都通地踩破一个深洞，然后再用前胸和